

知堂先生南來印象追記

紀果庵

關於印象記一類的文章，我很少寫。因為普通的事物，過眼雲煙，不以「印」下什麼「象」，特殊事物，既所見不多，且不久就變作模糊，所以不寫最得體。知堂先生南來一事，確是一件大事，就是在苦雨翁個人，也還是江南水師學堂時期的南京印象，三十七八年之後，景物全非，居然又來走走，恐怕亦非始料所及；沒有資格去看先生的日記，假若可能，想必有絕妙文章。但此事在一年後的今日追念起來，實在是影子馬虎得很了。在記憶中只有蕩然儒者的風度，使人感覺很適當的一撮短鬚，慢慢的八字步，和我第一次親見的揮毫，大書「衣沾不足惜，但使願無違」的陶詩，尚頗清楚而已。

然而，在今日，即使這樣簡單的外表儀容，又有幾人呢？

知翁南來確期，竟已忘記，自廿六年以後，我就廢止了日記，要想知道每日詳細起居，實不可能。唯於中大週刊合訂本內查得在中央大學講演是五月十三日上午十時，但講演是到京的第二天抑第三天，則待考。我記得中央大學招待吃飯，是在成賢街農場，各色玫瑰開得正盛，我到農場時，樊仲雲校長和胡道維先生等已先在，曾在花園中合拍一照。中大農場在事變前原是花卉場，戰後，夷為荒圃，經過一年多的整理修建，才恢復舊觀，宴客之所，叫做「瓜棚小憩」，是用竹杆搭成的瓜架，新種的絲瓜和南

瓜正抽蔓，還沒有成蔭，故不見得會有「豆棚瓜架雨如絲」之感，不然，以先生書齋之苦雨，又久於海濱住居，在這樣所在吃飯，必有一番特別感覺也。先生向來穿中裝，這天不過加了一件馬褂，在舊京像這種園林真處可得，況中山北海等地，更為幽邃雅麗，但在南京，則求一公餘消閒之處尚不能，此地可以望望紫金山的雲，且又有一泓溪水，遠處歸考試院的樓台，姑且算他漢家城闕吧，陪稱了這麼一位詩人、哲人，也够得上江南的盛會了。那天參加的，有李聖五，薛典會，戴英夫，陳柱尊，褚民誼等先生，褚先生是自從先生到京後就一直負責招待之責的，可惜翻閱一下我在當時所拍照片，薛仲丹先生竟已成了古人，人世滄桑，又豈可意料。席間樊先生致詞，說一向與周建人先生很熟識，又與魯迅先生常見面，只有聲明先生，平時景仰，未曾識荆，今番相會，自屬無上榮幸云云。先生答辭裏頂有趣的，就是說到三十八年前之南京儀鳳門內江南水師學堂「管輪堂」生活，我從先讀過先生的「憶江南水師學堂」，不意今天却聽老人口述開天遺事。李、薛、戴諸公，因與先生并不甚熟，應酬話沒什麼可記，飯畢吃茶時，我拍了一張圍坐的像，惜正是背光，不能照得好。

農場主人陳醉雲兄很會利用機會，磨好墨，蘸飽筆，靜待先生揮毫，對於這請求，先生并未十分拒絕，只是爽快地說：「怕寫不好。」於是寫

起「路狹草木長」的詩來了，我站在瓜棚外，攝得一影，即去年刊於「古今」者，在旁邊露了一隻手和西服者，正是陳柱尊先生。陳先生以吃酒著名，知翁酒量似亦不能算小，但二公好像未在同桌，且陳公又素主午飯不吃酒，故不能使我們欣賞一下「二難井」。這天的茶是聚寶門外馬祥興的著名「美人肝」，曾經有人介紹給先生，但我吃來却也毫無異味。

到中央大學講演是再三謙讓才答應的，由外交部一位先生伴往。我們曾預備一點茶點，先生似不大會客氣，我們讓，便吃了。這亦可愛處，遠較岸然道貌爲天真也。在學校我們很聽了許多先生衷心之話，這些話今日可謂無從說起，且不必說起了。講題是「中國的思想問題」，聽講者是出奇的，有些其他國立學校的學生都是再三要求才允許進來的，我坐在最前排，所以聽得很清楚。先是一段自謙，其理由爲說不好「國語」，如「周作人」三字，即永遠講不好，小孩子聽了往往要笑起來。至於談到中國思想的本身，則與最近發表的「中國的思想問題」(中和月刊)差不多，大致是說把儒家思想當作中國的中心思想就好，不必遠求，也不能遠求。儒家思想的表現，即「禹稷精神」，他們都是以解決老百姓吃飯爲前提者，故可佩服。先生說因爲欽佩禹，竟連抱朴子裏的「禹步」也學了起來，并在台上表演一下，頗令聽者有幽默之感。「無論什麼思想，都必須有其種子，才能長成樹木，外來思想可以說都是沒有種子在我們頭腦裏的，又怎能強人接受呢？我們的思想種子就是『儒』，不過這種子因沒受到好的陽光與空氣，故不能好好發展，我們的職責，只在如何加水加肥料，使此種子成長且茂盛便好，不必像太平天國一般把基督教硬認作天父也。」我覺得這一段話最可使人五體投地，中國人而忘記中國思想體系者，殊可尋

思。此講稿我認爲可以作爲一年後中和所刊一文之前趨，蓋先生蘊蓄之已久，且是他的一貫主張。唯演稿只在中大週刊登過，別處並沒有登，此稿由我自校，相信尙無多大差錯。

平實而近人情，乃先生思想和文字的特長，不能只以冲澹二字括之。大約廿五歲以前的人是魯迅翁的信徒多，廿五歲後，則未有不拜倒先生之門者。我在大學時，受先生的散文，每沉沉欲睡，而第一次見到先生，則是在中學時聽他講演，那時因不大懂得先生自謙的「藍青官話」，一句也不會聽得懂，僅看見一位穿夏布長衫的中年人在台上張口閉口而已，其實先生本人，當作談龍集的時候，那種意氣亦自與雨天的書看雲集以後的作品大不相同，我曾看見的幾個最活躍最肯動的教授或同學，到後來都成爲佛門信徒，終日坐功諷咒，絢爛之極，理應如此，況先生本性，又是屬於「靜趣」的學者型，把文章和話都說得像微風吹拂的湖水，却亦有其年歲與環境的造因在內也。對於先生，沒有像一般入室弟子那麼親炙過，有名的苦雨齋，也沒有去過一回，然與先生相熟的人，大抵非師即友，終也算有些緣分。且我在孔德學校任課時，先生的次女——菊子，和建人先生的公子，豐二豐三，還都在該校讀書，我一看見豐二君的玩皮，就會想到先生在鴨的喜劇中所說的「小波波」，大叫「愛羅珂河」爲「愛羅希珂先」者。豐二正是打碎寒暑表的那位，而呼先生爲先，則我也被這麼叫過好久，孔德學生之玩皮是有名的，如過先生換了新衣服，或雞頭時，必上前打頭，且曰：「雞頭打三光，不長蟲子不長瘡！」此話說來有如三代以上，先生觀之，或有相當回憶，如我，都已生堂堂老去之悲，在當時，却不失爲一個小孩子，十年，二十年，有幾許人禁得起呢？

先生文章，我幾乎篇篇讀過，即戰後「藥味集」爲南方不易見到者，也都在刊物上拜讀了。因爲全是由雜誌上看到，就不買單行本，廿六年秋，我將兩大箱雜誌全部賣給北平的打鼓人，約每斤銅元八枚至十枚，大約有這種慘痛經驗的並不只我，且使許多好文章葬身於火窟者尤多，自是除舊存先生的看雲集等三數種之外，欲閱先生文字，只好付諸夢寐。事變後第一年冬方紀生陸蠡等在北平創刊朔風，風格殊似「宇宙風」，先生在頭幾期必有一篇隨筆，好像都還是存下來的東西，後來，也許是存的用光了，要提筆說話又很難，頗有一段長期沉默，使許多人都有著「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」的意思。我在前段已講明，先生文章的特色只在平實而近人情，唯人情兩字，正未易言，易卜生說：「多數人永遠是錯的，少數人永遠是對的。」我十幾年來很佩服此語。中國歷史與社會上，將錯就錯的事情太多，殆即所謂「習非成是」。如先生所讚許的袁氏兄弟李卓吾金聖嘆諸君，大率只是肯說老實話，不願僞裝君子之流，然此却是世俗所目爲非聖無法，政治的革命是流血犧牲，成功倒也很顯著，向舊思想或不通的人情挑戰，則需要一種韌性的勇敢，其成功不易看見，且又往往將時間延長數十年；好些人以爲先生的思想仍是屬於舊的，保守的，殊不知在平實之中，却有一番廓清的力量。即如韓退之，頗爲先生所不喜，然近日豈不是還有若干人提倡非作「原道」式的文章不可嗎？請參閱一下柳雨生君所作「關於藥堂」（中華副刊三月廿八日）一文中所引用先生的「談焚書坑儒」一段話，大體對先生文字本質的了解，或許差不多了。

話說得遠了，這裏不是要作先生的評傳，還是少嚼囉爲是。先生在中大講演後，會應文物保管委員會的茶會招待，時文物會正整理好各陳列室

，預備開放，先生對各陳列品看得很仔細，蓋「老去無端玩骨董」，亦先生平日嗜好之一端也。先生收藏的，好像還是與吳越有關係的東西居多，如晉磚之類似頗爲我所記憶。又曾作過談墨的文字，在「風雨談」抑「苦竹雜記」發表，已記不清，但我則受了影響而好用「青燐髓」「古隴隴」等名稱的墨，想先生亦萬想不到。又苦雨齋製箋也頗有名，先生常以贈賂朋友的。可惜文物會中此類收藏竟沒有，幾幅圖畫亦不佳，康熙所寫的大中堂簡直在糟蹋天府筆墨，比乾隆式的墨豬更不入眼，先生只有微笑一下，却一句話不會說。茶會席上，用中國點心，南京本地製品殊欠精美，只幾盆鮮紅的櫻桃，據云爲玄武湖名產的，倒還有點意思。這天出席的有各報簡記者及文物會同仁，余忝爲「顧問」，故亦獲一席。說些什麼話，已忘得乾乾淨淨，總也是因爲過於涉及應酬性質之故吧？先生寓所在香鋪營中華留日同學會，那倒是很雅潔的，但缺乏如苦雨齋中那種幽遠耳。不知先生感覺如何，我始終不會到那裏一候起居，頗感疏略。（訪客過多，亦一因。蓋先生到京後之次日，各報即皆有「印象記」一類文字披露矣。）

樊先生是道地江南人，行年四十餘，尙未渡江一次，這回爲了送知翁北行，却破例一乘渡船了。對於我，頗有一種新的喜悅，蓋北人總願南人北上，即區區渡江，也有近鄉一步之感也。先生走後日子不多，就接到寄贈的「藥味集」，樊先生很歡喜的翻閱着，後來終於送給朱樸之先生了。本來在京時曾談到南北南京大學交換講座的事，但今日的事，說來說去，老是複雜，沒有一個直接了當的辦法，所以至今不曾實現。起初，我們聽了「督辦」兩個字，未免有些與先生的風度不相和諧的感覺，也許是民國以來所謂「督辦」者，給人印象太壞之故；至去年冬，我披閱北京出版的

「新民報」，見有先生着戎裝檢閱青年團的照像，更其不免要笑出來，因為好像與先生日常習慣距離愈加遠了，「周知堂」或「藥堂」等字，怎麼會和「青年團」發生聯繫呢？不知先生自己心中怎樣，我們反正是這麼大膽的感覺着了，果然，不過兩三個月，先生就放棄了「烏紗」生活，而照舊穿那不肯換袈裟的袍子。我聽此消息，是晚上在家裏開無線電，無線電本亦先生罵為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」的蠢東西，不想竟從此知道了先生的近事。有人對此事很驚訝，很惋惜，然在下則有另一種喜悅，陶淵明何嘗應當去見督郵，即使不是計較折腰與否的問題，詩人自仍以「池魚歸故淵」為樂耳。

這文章雖也敷衍了兩三千字，其實對先生可謂一無所知！尤一無所用。知翁來時，黎庵曾有信給我，打算到京走走，因與先生神交許多年，却尚未認識，後來以先生來去之匆匆與黎庵決心之不夠，到底沒實行。然黎庵所了解的先生，定較我為多，只是我比他多會一面而已。所以此文還以黎庵自作，由遙想的筆致出之，最有味，不然還是請教開步庵主人吧！惜最近與該菴主人盤桓四五日，也沒有能獲得一點關於先生的新事情，只是約略知道先生最近或許有再到江南之可能，若然，此番已脫去一層頭銜，想像其逍遙與言論，必另具風采，黎庵說已為「古今」寫「懷廢名」一文，令人愛不忍釋，其實黎庵未看到先生本人，其可愛處又遠過其文字，而如我之拙劣，與先生所懷相比，又大可慚悚者也。

古今合訂本第三冊

(每冊實價三十元)

古今合訂本第三冊業已裝竣出版，內容包括古今半月刊第十三期起至十八期，凡二百餘頁，都三十餘萬言。布面精裝，每冊僅售三十元。訂數不多，如承賜購，務祈從速。

讀「藥堂語錄」

南冠

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晨，往訪董齋兄，在案上見適自北平寄來之「藥堂語錄」一冊，會稽周作人撰，天津庸報社出版者也。知堂著書多係北新出版，戰後則只有「柔燭談」一冊。而周氏更有一個時期絕不動筆，此一冊出版於三十年五月十五日，在「藥味集」之前，然而却後到手，係託北平朋友買寄，以「古今」第一二兩期交換得來者也。

飯後攜之至Cathay Mansion，坐小窗下，日影滿室，披卷讀之，覺得是亦人生一樂。吾輩年紀尚輕，然似已自極濃之世味中渡過，無復少年幼稚的情趣，也因此可以欣賞知堂翁。即如近來的生活，極開蕩之致，常常泡在American Bar裏大半天，欣賞浮世男女的一笑一笑。即如今日，坐在酒吧裏吃茶，在看「藥堂語錄」，並攤紙執筆寫此小文，如此行遲，稱之為「遺少」固無不可，鄙人也不否認。郭沫若先生去國前有「離滬之前」一文，內多憂危懷念之意，鄙人最近也將離滬，而前途的苦難似更有甚於郭君，然而其表現却不同若此，竊念此蓋小資產階級與革命者分野所在，而對「世紀末」這個「名詞」也多少可以了解。然而吾輩終不能與知堂翁全同，流連光景是很可愛的，而我則不能沒有捨去的一日，吳梅邨詩云：「書劍尚存君且住，世間何物是江南」，鄙人深知江南之可愛，然在結末終不能不捨去，李義山詩云：「年少因何有旅愁」，或可作為一種解釋乎？至於這本小書，磁青表面，皮紙小簽題，為知堂手蹟，是很可愛的，